



我与金鳌合个影

◎吴有涛

高山平湖

◎吴道镔

波平如镜
草木不惊
平湖坐落在群山之间
安静的事物
蕴藏着怎样的内心

电梯向下
隧洞向下
沿着手风钻的指引
450米之下
抵达山的中心

平湖的背面
是花岗岩坚硬的内心

闸门开启
平静的水流瞬间奔腾
隐藏的力量
向下,向下,一往无前
直抵花岗岩包裹的地心

激水成电
在黑暗中苏醒

穿越岩层、山峦
抵达城镇、村庄
照耀着一个个夜晚
述说光,也述说温暖

在周宁电站
450米的垂直高度
推着水的两面
平缓与奔腾,黑暗与光明,互为表里

赵菊泉对青年张謇的影响

◎杨谓

恕我寡闻,直到数年前读《王个簃随想录》时才“碰到”赵菊泉这个名字。个簃先生在回忆小时候家里的文化艺术氛围时写道:“记得家里曾挂有不少乡中名人雅士书画……两侧还有一副对联,为我乡赵菊泉老先生手笔,是他写给我的祖父的。……联语是:同天地和是为化宇,得山水乐可以长年。”

近读《啬翁自订年谱》,知赵菊泉是清代道光己酉举人,无锡人。在无锡时,门下学生甚多,有不少知名人士也向他问业,后来到海门任训导之职[同治七年(1868)一光绪三年(1877)],海门及周边许多读书人纷纷投其门下,19岁的张謇也是其中一个。先是张父请人向赵菊泉表达了拜师的愿望,赵菊泉看了张謇的文章后才表示愿意接纳。入门之后,赵菊泉要求张謇尽弃以前所读之书,以桐城方苞编选的《钦定四书文》及选定的明代正统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年间的文章授读。开始的时候,赵菊泉对张謇的文章涂抹批改颇多,有时干脆要求重作,半年后修改处渐少,于是令张謇读朱子的《四书大全》及宋儒文章。岁末年关,张父准备了学膳费送给菊泉先生,先生体恤张家贫困,坚决不受。接下来的两年,张謇仍从学于菊泉先生的海门训导署,几次科试,张謇的成绩都被列入一等。也正是那个时候,在几位正直、热心、善良的官员的帮助下,经历了千难万难,张謇终于以如皋生员归通州原籍,一场备受屈辱、长达三年的人生噩梦终于结束。

企望通过科举改变个人及家族命运,直到清末仍是许多读书人的首选,但无疑不是唯一的选择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,“范进中举”式的笑话都有发生,但这样的笑话

一般也只会发生在迂腐无能者身上,完全归咎于社会政治制度是不合于事实的,因为只有个体的迂腐和无能才是这类笑话发生的最佳土壤。张謇高中状元之后,在一个个显赫的职位向他伸来热情之手的时候,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,怀揣兴办教育、实业救国的理想不变,这是有着深刻复杂的个人原因的。在充斥着无奈的世间,张謇经受了阴谋、无耻、贪婪、冷血的煎熬,也收获了亲情、关爱、正直、无私、善良所带给他的温暖和力量。悲悯、坚韧、正大的人格种子也因此悄悄埋下。在善与恶的交互纠缠中,在正与邪的几番冲突间,一股浩然正气积健而生,他明白了什么是君子之道,从他把带有屈辱的“育才”改名为“謇”的那一刻起,他人格的基调已定。

“冒籍”事件结束,张謇家由“里人因目为富”变成“所负千金之债……计尽卖产抵负,犹不足”的贫困户。爱才的提调知州桐城孙云锦先生知謇家贫,遂约其明年赴江宁为书记,宣城屠晋卿太守总办大河口厘局,亦欲招其为书记。张謇因孙约在前且旅省便应各书院试而选择去江宁。

人的一生,若一味刚直而无柔性支撑则必不能长久,且会失之于易折或粗砺。赵菊泉没有孙、屠这样的能量,他给予张謇的,除科举制艺之外,还有像细雨一样润物无声的善与爱,这一点在当时没有一位师长可以与之相比。《张謇日记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

同治十三年(1874)仲春月一日,张謇整理行篋、书帙、衣服,菊泉先生由下沙来问行期,情甚殷殷。张父欲留其饭且饭菜已具,赵再三辞,仅啜茗数盏而去。

初六日,是夕雨,菊泉先生与张謇谈,言:前程遥遥,须力行不倦以

求出头之日,方可救汝之贫,如只学得做几句散体诗,说几句应酬话,会令亲人、师友失望。

初八日,张謇向师辞行,已走出了数十步,又被师唤回,赐茶食两包,并殷殷嘱曰:“孙观察爱才者,至彼无懈功而习世故。予年老,有厚望于子,勿忘斯言。”

赵师所嘱所望者,均是君子之行、正大之道,人间烟火、真实不虚。这样朴素的深情寄望,发生在青年张謇人生的“至暗时刻”,想必对他内心的触动是巨大的。

对于菊师的恩情,张謇回报以一辈子的尊敬与深情。每返海,必见师。光绪元年(1875)九月,赵菊泉病,张謇闻师病中事襟袖浪浪。张謇在光绪元年孟冬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菊师训示,谆谆以韬晦浑厚为勖,且戒勿蹈名士习气。谈次辄泪下,心颇不安。以既壮之年,不能厉学问,博科名,贻吾师之忧,虽木石心肠,能勿动哉?”在十六日的日记中又写道:“至菊师处复谭种种,如家人父子之亲切者。”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正月,张謇为前海门训导赵菊泉先生就学署建赵亭。民国十年(1921)正月十日,69岁的张謇至无锡谒赵先生墓于惠山麓严家棚……

附记:本文开头提到的赵菊泉所书对联,是赵写给个簃先生的祖父王月阶的。王月阶是个没有考取秀才的读书人,赵菊泉当时在海门所任的训导之职,属基层教育官员,主要负责辅助教谕管理县学的教务、科举事务及生员督导,赵菊泉与王月阶在“工作”上应该多有接触。赵是无锡人,光绪四年(1878)二月即乞休归无锡。因此,个簃先生在书中称呼赵先生时用“我乡”二字或许不妥。

玉兰
一瓣

又到桑葚红紫时

◎范裕丰

到超市购物,看到有桑葚干出售,勾起了我对桑葚的回忆。我的童年时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初。那时候虽已解放,但物资匮乏,老百姓的日子非常简朴,所以甜味食品是生活中的奢侈品。

小学时,上学路上的沟边路旁有一棵桑树,高大挺拔。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树枝上先是露出点点绿芽。微风拂煦,不几日,在叶与茎之间,冒出一个又一个青涩的“小不点”——刚开始有米粒大,一簇一簇抱成团,饱满而紧凑,然后慢慢长成花生米大小,骄傲地立于枝头——那就是未成熟的桑葚果。

那些桑葚果深深地诱惑着童年时代的我。我和小伙伴们的心,就像被牢牢地拴住了一样,天天跑到桑树下看一下才觉得踏实。桑葚在我们的期盼中慢慢成长着。起初它绿莹莹的,像没加工过的原石翡翠,慢慢变成黄色似琥珀,又过了大约一星期才变成红色,像珍珠,到最后红得发紫,紫得发黑时那才是真正成熟了。成熟了的桑葚像紫色的玛瑙丛,丰腴饱满,身透着光亮,轻轻一碰汁水就会流出来,令人垂涎欲滴。我们三两个男孩早已按捺不住,像猴子一样灵巧地爬上树,大把大把地采摘桑葚,顾不得用水清洗,直接丢进嘴里,甜津津的汁水就流到喉咙,那甘甜和快乐便立刻传遍了全身。很快,我们的嘴巴上、舌头上、手上,甚至衣服上都沾上了桑葚汁深一块、浅一块的紫色。

桑葚好吃,但汁水弄到衣服上很难洗净。每次吃了桑葚回到家里,母亲看到我衣服上的斑斑痕迹,免不了一顿唠叨责骂。可是第二天,经不起桑葚的诱惑,我照样来到桑树下,一饱口福。

据说桑树枝很牢固,但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湿脚的?有一次我爬到桑树头顶上,手里揪住的细树枝断了,我掉进了沟里。幸好水不深,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我爬上了岸。回到家里,亲婆见状大吃一惊,连忙让我把湿衣服脱下,洗净身上的淤泥,换上干净的衣服。待母亲回到家,脏衣服已经被亲婆洗好了。在亲婆的帮助下,我算逃过了一劫。

小学毕业后,我去麒麟中学学习。学习紧张,玩的时间也少了。但每到桑葚成熟的季节,我仍不忘去摘几粒尝尝。

六七十年的过去了,沧海桑田,童年里的那棵桑树早已不见了踪影,连小学、去上学的路都已经在脑海里日渐模糊。但超市里出售的桑葚干在不经意间又勾起了我的回忆,桑葚在童年里留下的清甜快乐一刹那又回到了我的心里。

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斤桑葚干,回家去慢慢品尝——去品尝儿时的快乐,也去品尝那回不去的乡愁。

紫琅
诗会

灯下
漫笔